



神的 第二个秘密

路易斯·米格尔·罗沙◎著
黄媛媛◎译

THE LAST POPE

在死神的召唤声中，灵魂可会妥协？
震撼全球的黑暗巨作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神的 第三个秘密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的第三个秘密/(葡)罗沙著;黄媛媛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54-4562-9

I.神… II.①罗…②黄… III.长篇小说—葡萄牙—现代 IV.I55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0043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17-2009-087

The Last Pope

Copyright: © 2006 by Luis Miguel Rocha

Copyright licensed by International Editors' Co.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Under One Sky Publishing Ltd (U.K.)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公司网址 www.cjcb-ty.com

书 名 神的第三个秘密

著 者 (葡)路易斯·米格尔·罗沙

责任编辑 黄柳依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4562-9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书谨献给约翰·保罗一世(艾尔比诺·卢西亚尼)

1912年10月17日—1978年9月29日

第 1 章

人为什么奔跑？是什么驱动着他？他拼命地向前跑，一路跌跌撞撞。有人是为了追逐荣誉，有人是为了赢得比赛，而有人只是想减减肥。但是他们往往都有一个相同的原因——为了生命而奔跑。

至少对于此君来说，情况确是如此。他沿着长长的楼梯尽力疾跑而下，黑色的教士袍与深夜融为一体。这是罗马教廷的一处秘密档案馆，里面收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机密文件。这些对梵蒂冈乃至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的文件，藏匿在三座气势雄浑的大教堂和教皇宫后方的几座建筑之中，借此掩饰着其中的秘密。只有教皇陛下才有权查阅这些卷宗，也只有他才可以批准其他人进入档案馆。神职人员总说卷宗是对所有研究者开放的，但无论罗马也好，抑或任何其他地方也好，人们都十分清楚，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许可，即便是得到允许进入档案馆，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查阅所有的卷宗。在这间秘密档案馆长达 53 英里的书架之中，暗龕隐布，玄机深藏。

黑衣教士匆匆穿过一条秘密走道，手中紧攥着几张发黄的纸。突然，他听到一个异于自己脚步的声响，顿时警觉起来。什么声音？是楼上？还是来自楼下？他定住脚步，凝神细听，汗水顺着脸颊流下，但听到的只是自己愈发急促的呼吸声。他飞快地向梵蒂冈城内的寓所奔去。梵蒂冈城，更确切地说，是梵蒂冈城国，这个自成一体的小国家，有着属于它自己的法律、规则、信仰以及政治体制。

他将手中的纸塞入一个大信封，借着桌边昏暗的灯光，草草写下自己

的名字——费伦哲蒙席^①，然后在封口处盖上了印章。收信人的姓名在微弱的灯光下难以辨识。他手心汗湿，滑溜溜地几乎抓不住信封。汗水迷糊了视线，他甚至看不清自己的字迹。确信自己处理妥善之后，蒙席离开房间。

圣彼得大教堂的钟声在夜色中回荡，很快又陷入沉寂。这是凌晨一点，空气中弥漫着寒意，但这位上帝的仆人步履匆匆，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快步踏上通往圣彼得广场的小道。椭圆形的圣彼得广场是贝尔尼尼的惊世之作，充满着基督教和异教徒的符号。这时，又一阵声响传入蒙席的耳朵。他停下脚步，微微喘息，凉意透过汗水沁入体内。他试着屏住呼吸——的确是脚步声。也许是教皇雇佣的瑞士卫兵在进行夜间巡逻。费伦哲蒙席加快了步子，手中依然牢牢地握着那个信封。平常这个时候，他早已入睡了。而此时，他飞快地向前走着，到达广场中央时，转头向身后看了一眼，瞥见漆黑夜幕中的一个人影。不是卫兵，至少从穿着看起来不像。黑影一步一步朝他逼来，越来越近。费伦哲蒙席转身飞奔。他再一次回头，然而在这绝望而空寂的深夜里，只有他和那越来越逼近的追击者的身影。

费伦哲穿过广场，走上协和大街。此刻的罗马正伏睡在酣梦之中，恩怨情仇，善恶罪罚，都与之同寂。蒙席放缓了脚步，马上又疾步前行，回头瞥了一眼——男子已近在咫尺，手中闪烁着光亮。一旦看清楚后，费伦哲又开始奔跑，以他的老迈之躯所能承受的最大速度。突然一声闷响，他蹒跚着向前，只来得及扶住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一切发生得太快。枪声，然后，一阵静默。远处，那个身影越来越近，他已听不到脚步声，只感到一阵穿透肋骨的刺痛。蒙席抬手按住肩膀附近的伤。恍惚间，他又听到了脚步声——那黑影正在向他靠近。他浑身疼痛难忍。

“费伦哲蒙席，请吧！”

“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① 蒙席：教会给予那些对教会有特殊贡献或颇有成就的主教神父的荣誉称号。

“我要你。”神秘的行凶者拿出手机开始通话，讲的是外语，似乎来自某个东方国度。蒙席看到了他手腕上的文身：一条蛇。几秒钟之后，一辆黑色汽车停在两人身旁。黑色的车窗遮住了车内的一切，只能够看见司机的脸。男子没费什么气力，更不必使用暴力，就将这名无力反抗的高级教士拖入了车内。

“不要担心，你不会死。”

钻进汽车之前，男子回身擦拭干净教士中枪后靠过的邮筒。那一枪精准地打在教士的肩膀上，邮筒表面沾染了鲜血。费伦哲盯着他，疼痛撕裂着身体。原来这就是中枪后的感觉，他想。男子正在擦着刚才留下的血迹。真讽刺啊，线索就这样被擦掉了。真讽刺。神父浑身疼痛。家乡的记忆突然浮现在他脑海中，他不假思索地用葡萄牙语脱口而出：

“愿上帝宽恕我。”

为了避免招致怀疑，汽车缓缓地向前开着。男子迅速地钻进了车内。他们都很专业，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街道重新归于平静，一切变得井然有序。所有的痕迹已被抹净，绝无遗漏，包括教士靠在邮筒上留下的血迹。但追踪者没有发现的是，他已近乎奇迹般地将原本攥在手中的信封塞进了邮筒。

第2章

艾尔比诺·卢西亚尼

1978年9月29日凌晨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

对某些人来说，一成不变的生活是受罪。他们厌恶日复一日地循环往复，也瞧不起千篇一律、流水线般的重复工作。

而另外也有一些人，视循规蹈矩为理所当然。他们因循守旧，拒绝偶然。对陌生或不可捉摸的事物，他们总是敬而远之，不容自己生活的常态受到任何打扰。

生活对这两类人来说，都是不幸的。

维琴察修女从未因生活的单调无味而有过丝毫埋怨。在过去二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位稳重端庄的老妇人都在服侍艾尔比诺·卢西亚尼大人。这是上帝的旨意，谁又敢质疑我主的安排呢？更何况，在上帝的旨意下，维琴察修女跟随着卢西亚尼大人一同搬离了生活多年的旧居。虽然新家离威尼斯的旧居有 370 英里之远，极为不便，但勤勉的维琴察修女并不曾因此而口出怨言。

这天修女起得很早。太阳尚未升起，晨光熹微，路灯昏黄，广场仍裹在一片灰蒙蒙之中。凌晨 4 点 25 分整，维琴察修女虔诚地开始每日的家务劳作。这是在旧居时就养成的习惯，随着搬家也一同带到了新居。

她用银盘托着一壶咖啡和杯子，放在卢西亚尼大人寝殿门口旁边的桌子上。这位新当选的教皇因患鼻窦炎而做了一个小手术，留下满嘴苦涩的金属味，每天早上都要喝维琴察修女送来的咖啡来舒缓一下味觉。

维琴察修女来这儿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她依然没有适应这漆黑的长廊。夜晚灯光微弱，事物看上去影影绰绰，十分阴森恐怖。“这太不方便了，卢西亚尼大人，我都看不清手里拿的是什么。”她有一次曾和他提起过。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座塑像，以及巍峨壮观的墙壁上那些油画、华美绚丽的挂毯，都书写着几个世纪的历史。这些白日间的辉煌，却在

暗夜里令维琴察修女心惊胆战。有一次她路过一座调皮的小天使雕像，还以为是一个想搞恶作剧的小孩子蹲在那里，差一点尖叫起来。“我真傻！”她自言自语道。其实，这些走廊上从来没有孩子经过。这座教皇宫的宏伟与奢华，扰乱着世间人类脆弱的灵魂。权力所展现的威严以及上帝的亲近感，都令维琴察修女满怀敬畏。如果不是为了卢西亚尼大人，她想。如果不是为了卢西亚尼大人，她自己绝不会踏上这条走廊一步。维琴察修女试着镇定下来。凌晨这个时间，走廊上充斥着让人恐惧的不安，但是很快随着新一天的开始，这里又会热闹起来，满怀热情的秘书官、助手、神父和枢机主教们忙忙碌碌地来回穿梭在走廊上。

教皇约翰·保罗一世有专门关于礼仪、政治甚至是神学方面的顾问。换言之，维琴察修女照顾的仅仅只是卢西亚尼大人的饮食起居，以及生活上细小的不便之处。卢西亚尼大人只向两个人倾诉诸如双脚肿胀之类的微恙。尽管人们告诉他，在梵蒂冈有任何身体不适都可以找专门的医师，但是卢西亚尼大人还是只情愿向维琴察修女，以及他最喜欢的医生朱塞佩倾诉他身上的小苦恼。每两个星期，朱塞佩医生都要走大约400英里的路，到罗马看望他的病人。“我不知道您怎么办到的，卢西亚尼大人，”医生说，“您确定您每年都过生日？我怎么觉得您越来越年轻健康了，身体也更强壮了！”

“我开始不相信您了，朱塞佩医生，只有您没发现我身上那些个小毛病。”他们互相调侃着。

维琴察修女以一颗谦恭之心，心甘情愿地履行着自己的应尽之责。在她眼中，卢西亚尼大人是个慈爱可亲的好人，把自己视为朋友而不只是服侍他的仆人，所以他搬迁新居也带上了她。这里的新住所比之前的大得多，也奢华得多。如此几近招摇的富丽堂皇，触怒了卢西亚尼。他本人并不赞赏过多无益的铺张，他感兴趣的是精神世界。然而，像其他普通人一样，为了让身边的人有个更好的居住环境，他有时得要顾及一些实际问题，必须按照自己或其他什么人的品味来打理一下他的

新家。

几个月前，维琴察修女曾因心脏病发作而住院。医生建议她不要回去工作，最好多坐少动，但维琴察修女并没有听从这一建议。相反，她仍然坚持亲自照顾卢西亚尼。

尽管维琴察修女性情温和，但听到说要她不再做自己喜欢干的家务活，放弃诸如大清早穿过微亮的走廊为卢西亚尼送咖啡的习惯，她还是禁不住皱起眉头，面露不悦之色。当然，为了能够继续做这些家务活，也为了离卢西亚尼大人更近一些，维琴察修女加入了玛丽亚·巴宾娜女修会，她们负责管理教皇的起居。会长埃伦娜，修女玛格丽塔、加布里拉和克洛林达，都对她十分友好，但她们都不想沾手卢西亚尼大人的日常琐事。唯有维琴察修女愿意贴身照顾他，心灵手巧的维琴察修女对这些活儿驾轻就熟。通常，她走到卢西亚尼私人寝殿的门口，就会把托盘搁在一张特意放在门外的小桌子上，轻轻地敲两下门。

“早上好，卢西亚尼大人，”她低声问候道。然后等着，门的另一侧就会传来类似的问候。卢西亚尼大人刚醒来的时候一般心情比较好。有时候，他会探出头，把这天的第一个微笑送给维琴察修女。有的时候卢西亚尼大人因梵蒂冈要事烦恼而情绪不佳，就嘟哝一声“早上好”，对浮肿的脚踝发上几句牢骚，以免自己因财务大臣的不守规矩或政治家缺乏外交手腕而忍不住口出怨言。

但是今天早上，就是今天早上，卢西亚尼大人并没有任何回应。维琴察修女素来讲求按部就班，任何偏离常规的情况都会令她心烦意乱。她侧头靠在门上，努力聆听门内的动静，但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她考虑是否要再次敲门，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是卢西亚尼大人第一次这么晚还没醒来，她一边离开一边琢磨着。毕竟，多睡几分钟也不算什么人间悲剧。

维琴察修女安静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开始进行每日必做的晨祷。

这时已经是凌晨4点30分了。

汉斯·罗根中士在床上辗转反侧，咕咕哝哝地抱怨睡不着觉。平常他并不这样，他总是能够随时入睡，不管周围是什么状况。汉斯中士为人稳重，做事有板有眼，不苟言笑。今天他母亲到罗马来探望他，他带她吃了顿晚饭。大概是因为吃甜点时还喝了咖啡的缘故吧，他想，到现在脑子还这么清醒。至少汉斯中士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今天白天，教廷一直很喧闹，尤其是下午，教皇的私人寝殿里有许多教士进进出出。

终于，他决定起床。如果一直没有睡意，该怎么办？我可不能一直躺在这里等着熬过黑夜，他告诉自己。汉斯打开衣橱，拿出制服穿上。这是1914年由当时的近卫队队长儒勒·雷彭德所设计的款式。如果雷彭德队长早知道几十年后人们会将他的设计归功于米开朗基罗，谁晓得他到底会引以为傲，或是会因为被忽略而心怀不满？在这个难以入眠的冷寂之夜，汉斯中士正是瑞士近卫队的当值长官。

中士身上制服的艳丽色彩，源于米开朗基罗的壁画风格，却与他今天的心情形成鲜明对比。他情绪极其不安，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预感。这种焦灼，从目前来看，似乎毫无根据。

汉斯所从事的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成为瑞士近卫队的一员为教皇服务。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通过多次严格的测试，谨遵上帝的教诲，过着恪守戒律的生活。他脱颖而出，因为他满足以下一切最重要的条件：瑞士人、未婚、有正确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观、身高超过五英尺九英寸，以及首要的一点——必须是天主教徒。

汉斯的行为从不曾有损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英勇战士这一形象。如果有需要，他愿意誓死保卫他的教皇，就像首批689名瑞士近卫队卫兵曾经做过的那样。在1527年5月6日的罗马之劫中，他们为保护教皇克莱蒙特七世，与1000多名西班牙士兵和德国士兵拼死作战，最后只有42人生还，但在队长高荻的指挥下，他们安全地护卫着教皇到达了圣

天使堡。他们带着教皇自一条连通梵蒂冈官邸与城堡的秘密通道中撤离，这条通道后来被称为“逃生之路”。其余的卫兵全都英勇牺牲，与800多名敌方入侵者同归于尽。这是担负在汉斯肩上的精神遗产，是一种每天都伴随着他、充斥在灵魂深处的自豪感。但今天，无缘无故地，他只觉得心神不宁。

他负责梵蒂冈城的安全。在梵蒂冈城的警卫制度中只包括少量的内部巡逻和几个最紧要的标记性位置的岗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废除了在夜里安排两名卫兵在教皇私人寝殿门口值勤的做法，所以现在离教皇最近的卫哨设在泰尔扎长廊楼梯的顶端。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岗哨，因为即使是在白天，也很少有人会上三楼。不难看出，心怀不轨之徒若想潜入梵蒂冈城是轻而易举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汉斯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他打开一份档案，随手翻阅着。这是一份天亮后要递交给上司的单据列表，他试图集中注意力，但显然没有什么用，几秒钟之后他合上了档案。

“真见鬼！”他抱怨，“我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

门也没关，他就离开了办公室，走出瑞士近卫队大楼，在教皇宫内的花园里转悠了一圈，然后走向广场。台阶上两名卫兵正坐着打瞌睡，汉斯从他们身边走过。

看起来只有我睡不着啊，他一边想一边拍拍卫兵的肩膀弄醒他们。受到惊吓的卫兵跳了起来。

“长官，对不起，长官，请您原谅我们。”他们惊慌失措地道歉。

“不要让历史重演！”汉斯警告道。他知道他的手下刚刚才结束了高强度工作的煎熬。大约一个月零几天前，即1978年8月6日，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也就是人们所知的教皇保罗六世，死于罗马教皇的夏宫——冈道尔夫堡内。教皇的葬礼仪式持续了数天，瑞士近卫队一刻不休地守卫着已逝教皇的遗体。四名卫兵固守在灵柩四周，每角各立一名。无数世界领导人和国家元首列队而入，向教皇陛下致以

最后的敬意。

葬礼一结束，大门立刻合拢，开始为选举新教皇的秘密会议做准备。休息日取消了，工作量增加了一倍。最后一次枢机主教密会在8月25日举行，正好是教皇逝世的第二十天，离规定的二十一日之限仅咫尺之隔。尽管会议简短，只持续了一天，但围绕新教皇的狂热已经开始，如同对待历史上每一位新教皇的上任一样。这几天才又恢复正常。

汉斯告别两个昏昏欲睡的卫兵，继续向前走。

有一种感觉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仿佛四周的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远远地，他看见了立于圣彼得广场中央的喀利古拉方尖碑。真讽刺，在天主教最神圣所在地的正中心，却在颂悼心理变态的暴君。他继续缓步向前，感受着轻拂脸庞的柔风。突然，似乎有什么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左边矗立的教皇宫里，三楼教皇卧室里的灯还亮着。他看了看手表：凌晨4点40分。

“新教皇起床真早。”昨晚，大约11点左右的时候，汉斯和他母亲吃完饭回来，灯就已经亮着了。像任何自豪的瑞士卫兵一样，这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决定回到刚才打瞌睡的士兵那儿。这会儿两人相谈甚欢。汉斯中士已治愈了他们的瞌睡症。

“长官，”他们齐声行礼问候。

“我想问问你们，教皇陛下昨天晚上是否一直没有熄灯？”

其中一名卫兵有些犹豫，另一名士兵则十分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我换岗开始，灯就一直亮着。”

尽管刚才逮住两人在打瞌睡，但汉斯知道他们一定只开了几分钟的小差。

“这太怪了，”他低声道。

“教皇陛下平常都是在这个时间开灯的。不过昨晚他的灯一直都没关，”卫兵补充道。“他一定是在为人们最近正在议论的那些变革的事儿忙了一整夜。”

“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事情，”汉斯回答，引开了话题。“一切都正常吗？”

“一切都正常，长官。”

“好极了。我过会再来检查你们，把眼睛睁大点！”

当汉斯回到瑞士近卫队大楼时，眼皮终于开始上下打架了。他还可以睡上几小时，他再次瞥了一眼依旧灯火通明的教皇寝殿。毫无疑问，那些构想中的变革会在这里变成现实，他想，咧嘴微微而笑。现在，他可以静静地睡个觉了。

距离维琴察修女把银托盘放在卢西亚尼大人寝殿门口的小桌子上的那一刻，15分钟已过去了，是时候回去叫卢西亚尼大人起床服药了。

修女穿过阴森的走廊，背后又一次窜起阵阵凉意。她必须恭敬却坚定地候立着，当面看着卢西亚尼大人服下提升血压的药物。他的血压太低了，朱塞佩医生诊断后说。维琴察的使命之一就是敦促他按时吃药，那是些白色无味的药丸，教皇每次服用时总要摆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每天睡觉前她还要为他打针，来刺激肾上腺，这是修女要完成的另一项任务。有时，她还得督促他饭后服用维生素。

卢西亚尼大人常常和维琴察修女开玩笑，温和地责备她为什么这么准时，如此“虔诚地”在每天凌晨4点30分和4点45分之间来到这里，亲眼看着他服下这些将他的血压维持在正常水平的药物。

之后，卢西亚尼大人会洗个澡。5点至5点30分这半个小时是他铁打不动的学习时间，他一直通过听磁带学习一门函授课程，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接着，教皇大人会到他的私人小圣堂里祈祷，直到7点。这是沿袭他在旧居时的生活习惯，帮助他释放主教们加诸在他身上的沉重压力。

修女回到卢西亚尼大人寝殿的门口，禁不住面露苦恼之色。所有的惯例，在维持了多年之后，在今天早上全都被打破了。银托盘以及它

上面的咖啡壶和杯具仍摆放在同一个地方，与她十几分钟前离开时一模一样。她掀开咖啡壶的盖子，想看看壶里的咖啡是否依旧满着。果然没错，咖啡一点都没有少。近20年来都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哪一天，卢西亚尼大人在听到她的问候之后没向她回答一声“早上好，维琴察”。

但实际上，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还是有一些细节发生了变化。在搬到这里之前，维琴察修女通常敲门后就会直接进入房间，亲自将咖啡托盘交给卢西亚尼大人。但是教皇的新任秘书官们，对此行为坚决反对。根据他们的说法，这属于公然违反礼制的做法。所以，为了使大家都满意，双方达成了协议。修女依然每天清晨为卢西亚尼大人送咖啡，但她把托盘放在他的私人寝殿门口后就会离开。

修女又一次把头紧靠门上，屏住呼吸，试图判断房内是否有声响。但她并没有听到任何回应，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不晓得该不该继续敲门，她犹豫着，终于还是怯怯地敲了几下。

“早上好，教皇大人。”她小声道。

她退后一步看了看房门，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要是在威尼斯我就直接推门进去了，这真是小题大做。”她喃喃地说。

寝殿大门的底缝中透出一丝亮光。“好吧，这表示卢西亚尼大人肯定已经起床了。”她果断地继续敲门。

“教皇大人？”

没有回应。她又轻轻地敲了敲门，但回答她的依旧是沉默。她别无选择，只好违背遵守礼制的约定，进入房间。她握住金色的把手，轻轻拧开。

“要是总顺着这些秘书官的意思，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卢西亚尼大人到底是已经起床了，还是仍在睡觉。”

她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教皇还躺在床上，枕头垫在身后，鼻梁上带着眼镜，手里拿着几页文件，头微微侧向右边。他那洋溢着慈爱的微

笑、令众人陶醉的亲切面容，此时却因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扭曲变形。维琴察浑身震颤，冲向床边。她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体。双眼通红，含着眼泪，紧紧握住卢西亚尼大人的手，手指搭在他的脉搏上。一秒，二秒，三秒，四秒，五秒——

维琴察修女闭上了双眼，泪水从脸颊上滑落。

“噢，我的上帝！”

她猛地拉动卢西亚尼大人床边的细绳，铃声顿时响彻附近的大厅和房间。

我必须把修女们叫来，她想，紧张得发抖。不，我必须先去叫马吉神父。不，他离得太远了。应该去叫洛仑神父。

铃声已经停止了，但没有人回应维琴察修女的求救。她奔向走廊，不假思索地，无视那些礼制的忠实捍卫者们加诸在她身上所有的条条框框，推开了洛仑神父的房门。他总是睡在教皇大人寝殿的附近。教皇的秘书官马吉神父，目前正住在另一层楼的房间里，一直要等他自己的房间重修完毕才能搬过来。

“洛仑神父！洛仑神父，看在上帝的份上！”维琴察修女尖叫。

神父打着哈欠从床上坐起来，尚未完全清醒，修女的意外造访令他十分惊讶。

“怎么了，维琴察修女？出什么事了？”

他一点也没搞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修女径直冲到他跟前，拉扯着他的睡衣，痛哭不止。

“是什么情况，维琴察修女？到底怎么回事？”

“洛仑神父，卢西亚尼大人！是卢西亚尼大人，洛仑神父！卢西亚尼大人死了！教皇去世了！”

日升日落，循环往复，断无变更。1978年9月29日，这天，太阳依旧照常升起，金色的光芒散洒在罗马圣彼得广场上。这是个阳光璀璨的日子。

第3章

这所位于威尼托大街的房子，人声嘈杂，喧闹不休。不论在楼道上，平台上，还是大门口，亲友、住户、雇员、信使，各色人等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无休无止，都为各自的日常琐事而忙碌。然而在三楼，却是死一般的沉寂。黎明时分，曾有三名男子上楼，其中两名呆了约10分钟后又悄然离开，一来一去没有任何人察觉。第三名男子的情况则无从得知，他就像是理想的房客，安安静静，既没人听到楼上有任何脚步声，也没有传出丁点水声、或是开关抽屉或橱柜之类的声音。或许这名男子喝醉了，朋友把他送回家，至今酒醉不醒。又或者他要上晚班，作息时间日夜颠倒。在这些种种可能的猜测中，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听不到丝毫动静，尽管男子确实不曾离开过。

老者手拄藤杖，身体前倾，身着惯穿的阿玛尼西装沿着楼梯费力地向上攀爬。一名男子随身陪同。两人在三楼的一间房门口停住了脚步。房门紧闭，周围寂静无声，甚至能听见针落到地上的声音。助手掏出钥匙插入锁孔。

“等会，”老人说，微微喘息。“让我先缓口气。”

助手马上停下等候。约莫过了一会功夫，老人的呼吸恢复平缓。他随即站直了身子，将手杖轻轻点着地面，仿佛它只是装饰物，身体的重量不再落在上面。他示意助手开门，助手依照他的指示将钥匙转了两圈，轻轻一推，房门打开，可以看到门厅通向数个房间。两人步伐轻缓，一前一后进入屋内，助手无声无息地合上身后的大门。

“他在哪儿？”老者问道。